

《五彩舆》【六本】

主要角色

海瑞：老生
鄢懋卿：净
冯莲芳：旦
戚继光：老生
赵文华：丑
徐摩云：旦

情节

鄢懋卿因秦氏被掳，束手无策，闻赵文华来宁波祭海，前往求救。赵仆告以赵文华误入娼家，被海瑞枷示，鄢懋卿往县衙向海瑞求情，诈称赵文华为表兄褚德。海瑞反将赵文华加刑一月。赵仆闻讯，诈称赵文华得病，面见下属，随即设法营救。戚夫人从水路到宁波，未遇海盗，乃领兵扮作货船，袭击金鳌岛，与徐海之女徐摩云交战。戚夫人冒戚继光名，假意欲收徐摩云为妾，徐摩云恐受欺，与之交战。忽狂风大作，将戚夫人船只吹送孤燕岛。徐摩云忽对戚继光动心，乃改扮男装登陆，往宁波探讯戚继光之为人。女尼通惠之女罗玉与少年张青私通，伪装妖精作怪。冯莲芳问知情由，擒获张青、罗玉，劝通惠允二人成亲，并领二人往见戚继光，投军效力。徐摩云路遇冯莲芳，因故互相扭打。戚勇公毕径此，为二人劝解，邀冯莲芳回衙。徐摩云爱慕戚勇，闻冯莲芳在水月庵居住，决往庵中借宿，探听戚勇来历。海瑞闻戚勇贻误军机，将受斩刑，约鄢懋卿同往求情。鄢懋卿乘机请释褚德。海瑞许之。戚继光升堂，欲斩戚勇。海瑞、鄢懋卿、冯莲芳等求见。戚继光闭门不纳。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十九集：伍月华藏本整理

【第一场】

(鄢富、鄢贵、鄢懋卿同上。)

鄢懋卿 (念) 人情如雾朝朝变，世事如棋着着新。看破只须思己过，前因后果使循环。
(白) 下官鄢懋卿。前在淳安县地方被海瑞将我丁鄢富捆打游街，幸得戚大将军救出，自觉无趣，只得巡查而来。只是我的夫人被水寇劫抢去了，使我日夜不安，如何是好？

鄢贵 (白) 老爷！那徐海言道，要廿万银两赎回夫人，老爷赶紧措办此银！小人情愿去往海岛接回夫人。

鄢懋卿 (白) 唉，这话我岂不知。只是我身为大臣，岂有用银赎妻之理？皇上知道，于我功名有碍。

鄢富 (白) 既然用银有碍，何不恳求戚大将军发兵剿贼，救回夫人！

鄢懋卿 (白) 岂不知戚大将军差少爷戚勇去调各镇总兵到来，连日操持，不敢妄动，怎去催他用兵。
唉，夫人，非是下官薄情，怎奈理法所拘，难以救你！谅你贞节之心，必然立志不屈！贼若用强硬手段，你就投水自缢了罢！

(鄢懋卿哭。)

鄢贵 (白) 老爷，如今工部侍郎赵文华大人到了，来祭海神，老爷何不去到宁波请他想个主意，看是如何？

鄢懋卿 (白) 嗯，赵年兄倒是有肝胆义气的朋友，到如今又是钦差大臣。一来拜会，二来求计，吩咐外厢伺候！

(四青袍同上。)

鄢懋卿 (唱) 想前番淳安县那般光景，
到今日思想起胆战心惊。
我今日到宁波算是侥倖，
去见那赵文华叙说衷情。

(众人同下。)

【第二场】

(蒋玉上。)

蒋玉 (念) 只要忠心还圣主，为官何须去私行。
(白) 俺蒋玉，乃是赵文华大人得力家丁。大人因要访查民情军务，假扮客商模样，出外私访，日久未回。各官拜见，我一概回答有病在床。惟有那鄞县海瑞，七言八语，一定要见，好容易说回他去了，倘若海瑞再来实难回答？唉，大人，早早回来，免得小人在此担心！

杨珍 (内白) 走哇！
(杨珍上。)

杨珍 (唱) 在县衙见有人双枷锁颈，
吓得我心胆碎冷汗淋身。

蒋玉 (白) 杨珍哥回来了。
杨珍 (白) 蒋兄弟，老爷呢？
蒋玉 (白) 老爷改装查访，许久未回。
杨珍 (白) 哎呀！
(杨珍两望门。)

蒋玉 (白) 这是为何？
杨珍 (白) 哎呀兄弟呀，不、不、不、不好了！
蒋玉 (白) 有何事如此惊慌？
杨珍 (白) 大人被海瑞枷起来了。
蒋玉 (白) 噤声！你是怎么知道啊？
杨珍 (白) 我往县中去吩咐海瑞不要供应回来，城里城外闲逛。走在大街之上，见一面大枷枷着两个犯人，内中一人活像老爷。我要跑去问他，他直摇头摆手，不要我近前。我打听人说枷的是贩卖珠宝的客人，名褚德，因大闹娼院，碰见海瑞拿住，同一个忘八枷在一起。远处留神一看，明明是咱家老爷，因此飞跑回来。今日大人改扮私访，枷的人犯定是他了。

蒋玉 (白) 哎呀呀，这还了得！
(唱) 这桩事怎解救只怕有损，
杨珍 (白) 唉！
(唱) 思想起真无法谁是救星？

蒋玉、
杨珍 (同白) 这便怎么处？
(四青袍、鄞富、鄞贵、鄞懋卿同上。)

鄞懋卿 (唱) 飞马来访故交心中凛凛，
又怕得惹风波那海瑞知闻。
鄞贵 (白) 请老爷下马！
(四青袍同下。)

鄞贵 (白) 啊！门上哪位在？
蒋玉 (白) 原来贵兄！
鄞贵 (白) 我大人来了。
蒋玉、
杨珍 (同白) 参见鄞大人！我老爷有病在床，不能接待，改日谢步。
鄞懋卿 (白) 啊，你大人得了何病？
蒋玉 (白) 因在路上，受了风寒。
鄞懋卿 (白) 既然有病，更要见面了，快引我去看看！
杨珍 (白) 不敢当！我大人吩咐小人，一切官长都不许请见。改日病好，一并回拜。
鄞懋卿 (白) 胡说！别人不见则可，我与你老爷莫逆之交，况且他有病，我知道岂有不探问之理？怎么说不见呢？

蒋玉、
杨珍 (同白) 大人息怒！这是家主吩咐，小人不敢违拗。
鄞懋卿 (白) 岂有此理！
(鄞懋卿走进。)

鄢懋卿 (白) 赵年兄! 荣江呀荣江! 怎么躲起我来了?
 蒋玉、
 杨珍 (同白) 进来了, 如何是好?
 鄢懋卿 (白) 荣江! 荣江! 啊, 没有人哪?
 哇! 你这两个狗才! 你大人既不在公馆, 怎说有病在床? 我是他的好友, 难道还有什么回避? 可恼哇, 可恼!
 杨珍 (白) 兄弟! 鄢大人既是老爷的好友, 此事对他说明, 求他相救, 你看如何?
 蒋玉 (白) 倒也使得。怕的是走漏风声。
 杨珍 (白) 请他的跟人出去, 暗与大人说明。
 蒋玉 (白) 也罢! 小人们有机密大事, 奉禀大人!
 鄢懋卿 (白) 有机密, 你们外厢去!
 (鄢富、鄢贵同下。)
 鄢懋卿 (白) 有何机密, 你老爷到底到哪里去了?
 蒋玉 (白) 大人既与我老爷莫逆之交, 小人方敢实言相告。
 鄢懋卿 (白) 什么大事?
 杨珍 (白) 家主改扮私访民情, 不料误入妓院, 被鄞县海瑞碰见, 同忘八一同上了双眼枷了。要求大人秘密搭救!
 鄢懋卿 (白) 哎呀!
 (鄢懋卿、蒋玉、杨珍同望门。)
 鄢懋卿 (白) 你大人误入妓院, 被海瑞上了双眼枷了?
 蒋玉、
 杨珍 (同白) 正是。
 (鄢懋卿呆。)
 鄢懋卿 (白) 这还了得! 哎呀呀, 怎么处? 怎么处? 没办法, 没办法。
 蒋玉、
 杨珍 (同白) 总要求鄢大人设法搭救!
 鄢懋卿 (白) 哎呀呀险哪, 哦, 我倒有个主意。
 蒋玉、
 杨珍 (同白) 请问大人有何主意?
 鄢懋卿 (白) 我本来与海瑞不合, 如今说不得了。我自己去见他, 就说是我的表兄, 求他放开! 此计如何?
 蒋玉、
 杨珍 (同白) 此计甚好。大人此乃机密之事, 速速去办才好!
 鄢懋卿 (白) 那是自然。快叫我的人来!
 蒋玉 (白) 鄢贵, 大人叫你们。
 (鄢富、鄢贵同上。)
 鄢富、
 鄢贵 (同白) 伺候老爷。
 鄢懋卿 (白) 吩咐带马! 鄞县衙中去者。
 (唱) 天大事不可料说也不信,
 哪知道官僚中出了新闻!
 此一去见海瑞好歹不定,
 (白) 唉!
 (唱) 又怕他讹诈我是非横生!
 (鄢懋卿、鄢富、鄢贵同下。)
 杨珍 (唱) 鄢大人此一去事难拿稳,
 蒋玉 (唱) 海刚峰也不是好惹之人。
 杨珍 (白) 兄弟, 想鄢大人此去求情, 那海瑞不是好说话的, 若不准开枷, 岂不误了大事?
 蒋玉 (白) 这也无法。你今拿些金银前去保护老爷, 打点使用。不要迟误!
 杨珍 (白) 言的极是。我带了金银前去保护老爷, 你在公馆好生照应! 倘有官员来见, 要说染病, 千万不许入内!
 蒋玉 (白) 知道了, 你快去罢!
 杨珍 (白) 取银两来!

(杨珍接银。)
 杨珍 (白) 哎老爷呀!
 (唱) 好端端去私访惹下大祸!
 (杨珍下。)
 蒋玉 (唱) 怕只怕人知是钦差大人。
 (蒋玉下。)

【第三场】

(众船夫、众女兵、四上手、周氏同上。)
 周氏 (唱) 离却了蓟州地船行甚缓，
 从山东顺流水绕过江南。
 今已到宁波界海水迷漫，
 要平贼趁此时杀入龙潭。
 (白) 我乃戚继光正夫人周氏。可笑我家老爷荣任蓟州，倒还有些计划。谁想升了浙闽提督，连用兵都迷糊了，必要走旱路到任。还有那个不晓事的蠢子戚勇，也随着他胡说。是我大怒，带了这一干女兵从水路坐船而来，今已到宁波海口。路上并未遇见水贼大队，也不知我们老爷到任无有？
 女兵甲 (白) 禀夫人！闻听那水贼徐海四路劫掠，大将军已经到任。因各镇兵将尚未到齐，故而还没动兵。
 周氏 (白) 所以那老东西不谙兵法，既然徐海上岸劫掠，金鳌岛一定空虚，正好攻取。众女兵！
 众女兵 (同白) 有。
 周氏 (白) 我们如今先不要上岸进衙门！又恐走漏消息，趁此机会，改扮客商货船，出其不意杀奔金鳌岛，破其巢穴，占据海上。使贼无有归路，何愁贼人不灭？倘若成了功，也叫那做大将军的佩服佩服！
 众女兵 (同白) 夫人之计神出鬼没，我们情愿奋勇当先。
 周氏 (白) 如此快将女衣去了，改换男装，枪刀隐藏，假充货船，乘风破浪去者！
 (众女兵同应。)
 周氏 (唱) 梁红玉破金兵击鼓水战，
 暗地里袭徐海却有何难。
 众女兵快随我巧装改扮！
 (周氏改扮。)
 周氏 (唱) 破水寇哪怕他万丈波澜。
 (众人同下。)

【第四场】

(戚继光、四家将同上。)
 戚继光 (唱) 徐海贼兴妖孽四处作乱，
 我到任无兵将左右为难。
 (白) 本督戚继光。自从来到淳安县，命我儿戚勇去催各镇总兵，齐集宁波，剿除水寇。又调海瑞调补鄞县，我从陆路查探贼势而来。昨日入衙，查看兵册，不足二千名兵丁，戚勇调兵不到，怎生出兵打仗？我带来前任将官，地理不识，不能交战。今日军机迟误，岂不是我之罪也？我想为将者保国忘身，何况儿子？不斩戚勇，军法不整，且请海瑞到此商议此事。
 家将！
 家将甲 (白) 有。
 戚继光 (白) 传令副将宗礼，亲自去请鄞县海瑞前来议事。
 家将 (白) 得令。
 (家将甲下。)
 戚继光 (白) 戚勇戚勇，儿在何处，迟误自取其死。想我夫人水路行走，还不见来，真真令人焦烦莫测也！

(唱) 为国家用兵机心血耗散,
这时候好叫我起坐不安!
妻任性子迂阔调兵太慢,
不斩他怎能够警戒营盘。

(戚继光、三家将同下。)

【第五场】

(四青袍、四班头、旗夫、锣夫、伞夫、扇夫、海瑞同上。)

海瑞 (唱) 巡罢了街和市沿城一看,
这风景虽繁华不如淳安。
回衙署不由我心中暗叹,

(海瑞下马。)

书吏 (白) 老爷回衙!
海瑞 (唱) 坐大堂再审问娼妓奸顽。
(白) 升堂!

四青袍、
四班头 (同白) 是!
(赵文华、许四、众妓女同上, 同跪。)

海瑞 (白) 唉!
(念) 作事不如包文正, 辞官难怪陶渊明。
(白) 本县去接钦差赵大人, 谁知染病在床, 不能相见。

(赵文华惊, 听, 望。)

海瑞 (白) 我是地方官, 应当前去问病, 可恨他们上的家奴苦苦不准入内, 我只得告辞回衙。

(赵文华伸舌点头。)

许四 (白) 怎么你跪着还做鬼脸, 莫非想吓唬老爷吗?
班头甲 (白) 呔, 不要胡说?
海瑞 (白) 我想理民总以宽限为上, 巡看城池而回, 偏偏路遇娼匪闹事, 不得不究。

班头甲 (白) 有。
海瑞 (白) 将那娼妓带上来!

(班头甲带马守贞、张月娇同上。)

班头甲 (白) 妓女当堂。
书吏 (白) 报上名来!
马守贞 (白) 小妇人叫马守贞。
张月娇 (白) 小女子叫张月娇。
海瑞 (白) 我看你这女子, 貌清骨秀, 并非小家儿女, 因何落于娼门? 既入娼, 又有何冤枉? 从实说来, 本县审断。

张月娇 (白) 青天太爷呀!
(唱) 我的父在朝中曾为显宦,
海瑞 (白) 住了! 你父在朝为官, 叫何名字?

张月娇 (白) 太爷,
(唱) 提起来铁石人也要泪涟。
海瑞 (白) 讲!

张月娇 (白) 小女子先父名叫张经, 曾任两江总督。
海瑞 (白) 哎呀张大人的小姐! 何人送你为娼?
马守贞 (白) 太爷不要信她的话! 她既是总督张经的小姐, 何致被人贩卖为娼?

海瑞 (白) 多口!
班头甲 (白) 不许你多嘴!
海瑞 (白) 照直讲来!

张月娇 (白) 先父在任, 因与严嵩不合, 唆使通政司赵文华——
(赵文华惊。)

张月娇 (白) 参了我父一本，说“养寇失机”，奉旨拿问进京，杀在菜市口上。
(张月娇哭。)

海瑞 (白) 不错，当初张大人忠君为国，尽瘁统兵，不幸被赵文华这厮参奏，杀于菜市口，是我亲眼得见。我想不幸古今名将，往往遭此奇冤，可叹可叹！严嵩之恶固不为奇，赵文华——
(赵文华鬼脸。)

海瑞 (白) 史册之上骂名千载，也就不小。
(赵文华蹲躲，许四不依。)

张月娇 (白) 后来赵文华恐家里之人叩阍诉冤，复奏一本，抄没家产，子侄亲族俱发边外充军。可怜我伯叔拖死监中，兄妹途中逃散……
(张月娇哭。)

海瑞 (白) 可怜可怜！赵文华竟是禽兽不如也。
(赵文华愧作鬼脸。)

张月娇 (白) 小女子孤身无依，要寻女庵出家。谁知路遇骗子，把我引进娼妇马守贞家中，被这忘八许四百般拷打，逼我为娼。又来了这个嫖客，勒逼陪宿。
海瑞 (白) 啊，你是从也不从？
张月娇 (白) 小女子幼读女训，岂肯伤风败俗，所以抵死不从，如今还是童女。纵死也好对得先父之灵。
海瑞 (白) 哦，你身入娼门，逼打不从，如今还是童女？
张月娇 (白) 正是。
海瑞 (白) 哈哈，真乃有志女子也。
张月娇 (白) 如今小女子并无别念，只求断入空门！诵经拜佛，了结今生，沾恩感德也。
海瑞 (白) 小姐但请放心！我看你聪敏非常，将来定有诰封之福，本县自有道理。但是钦差赵文华奉旨祭祀海神，现在城内住下。因染病在床，未曾祭海。
(赵文华惊望。)

海瑞 (白) 小姐既含父仇，与他不共戴天，那赵文华知道小姐在此，必然又起风波。
(赵文华骇怕碰头。)

张月娇 (白) 啊！那赵文华祭海，已来此处了？
海瑞 (白) 正是，小姐须要留意！
张月娇 (白) 真乃狭路相逢，我当刺死此贼。
(赵文华惊战出声。)

赵文华 (白) 哎呀！
许四 (白) 你这狗蛋，小心咱老子的脖颈呀！
海瑞 (白) 不可！赵文华虽然有罪，如今乃是祭海钦差大臣，小姐纵有冤枉，只可伸诉，不可行刺！有干国法，
(赵文华点头。)

许四 (白) 这又有你什么，你又点头，连累我也点头。什么东西！
张月娇 (白) 哎呀，青天大老爷呀！这贼势焰冲天，叫我一个柔弱女子，怎么伸冤啊？
(张月娇哭。)

海瑞 (白) 这话也是。
(海瑞想，赵文华呆望。)

海瑞 (白) 也罢，本县今且把个主意与你。
张月娇 (白) 请教老爷。
海瑞 (白) 先前那个闹妓院的女子，你可知道？
张月娇 (白) 知道她是个女中丈夫，不知她的来历。
海瑞 (白) 此女名叫冯莲芳，乃淳安县参将之女。敢作敢为，现在尼庵借寓。我今送你前去同她居住，凡事可以领教，千万不可作行刺之事。
(赵文华喜。)

张月娇 (白) 如此感谢太爷大恩，没齿不忘！
海瑞 (白) 人役！
班头甲 (白) 有。
海瑞 (白) 用小轿一乘，送张小姐到水月庵，与冯小姐居住。说我多多拜上，求她格外照应！

班头甲 (白) 是。
张小姐随我来。

(赵文华喜, 动, 许四乱拉叫唤。)

张月娇 (唱) 谢大恩救出我水火大难,
愿恩公官极品位列朝班。
我只恨赵文华恨不能斩,

(赵文华愁眉。)

张月娇 (唱) 去求那女英雄同住尼庵。
(张月娇下。)

海瑞 (唱) 问明了她来历实是可惨!
不由我心头恼怒发冲冠。

(白) 马守贞! 你为娼妇也该知道好歹, 怎么把个宦门小姐强逼为娼, 真乃伤天害理!

马守贞 (白) 哎呀老爷, 她自进我们, 并未说过, 小妇人实不知道, 求太爷开恩!

海瑞 (白) 唔, 淫贱妇人, 本该当堂责罚, 又恐污秽刑杖。
来!

班头甲 (白) 有。

海瑞 (白) 暂押官媒, 听候发落!

班头甲 (白) 快下堂去!

马守贞 (白) 谢太爷。
哎呀我的天哪!

(马守贞下。宗礼上。)

宗礼 (念) 遵奉将军令, 前来请贤官。
(白) 啊, 海老先生, 威大将军适才到任接印, 特命下官前来奉请!

海瑞 (白) 有劳寅兄, 不知传我何事?

宗礼 (白) 大概为兵力单薄, 水寇凶勇, 相请议事。

海瑞 (白) 人役!

班头甲 (白) 有。

海瑞 (白) 将这两个枷犯押在大街示众! 不许私藏屋内。

班头甲 (白) 是。

海瑞 (白) 带马!
寅兄请!

(唱) 非是我一定要枷此二犯,
都只为淫恶事风化攸关。
宗寅兄请催马军务莫缓!
衙役们须秉公莫把贼贪。

(四青袍、海瑞、宗礼同下。)

班头甲 (白) 呔, 枷犯快走!

赵文华 (白) 往哪里去?

班头甲 (白) 到衙门前大街上示众。

赵文华 (白) 要到大街上示众? 哎吓吓.....

(赵文华哭。)

赵文华 (白) 这、这、这、这就是这忘八蛋坑煞了我了。

许四 (白) 谁叫你这忘八羔子颤动?

班头甲 (白) 不要吵, 快些走!

许四 (白) 走走走。

(许四快走。)

赵文华 (白) 哎呀呀! 大哥慢点走, 不要跑哇!

班头甲 (白) 快走!

(许四快走。)

赵文华 (白) 哎呀哎呀, 不要拉掉了脑袋呀呀呀!

(众人同下。)

【第六场】

(〔发点〕。四水卒、四女卒、四水将、大纛旗、徐摩云上。)

徐摩云 (点绛唇) 水涌云横，眉黛春生，问海滨，跨凤腾云，血染石榴裙。
(念) 雾鬓鬢身似锦霞，潮来潮去貌如花。只为欲学平阳女，晓畅军机夺隋家。
(白) 奴家金鳌岛公主徐摩云是也。父王带领大兵四处劫掠，欲夺钱塘，以兴事业。命俺把守金鳌岛，提防官兵！也曾命探子、水军打探父王消息，未见回报。

(黎容上。)

黎容 (念) 孤岛困孤女，勇探报勇人。
(白) 公主在上，水军头目黎容打躬！
徐摩云 (白) 不侍奉大王，回来则甚？
黎容 (白) 奉了大王爷之命，押解汪宏之女，鄢懋卿之妻，赴孤燕岛居住。并传谕公主小心防守！
徐摩云 (白) 啊！汪宏之女，鄢懋卿之妻，怎生被大王擒住！为何不交我看管？要送孤燕岛是何原故？
黎容 (白) 此二妇女，大王在淳安县地方抢来，要汪宏、鄢懋卿带金银前来赎取。本要在金鳌居住，因恐妇女性拗，得罪公主，因此差末将送孤燕岛去。望公主提防一二就是！
徐摩云 (白) 我知道。你回复大王去罢！
黎容 (白) 得令。

(黎容下。)

徐摩云 (白) 妙哇，我父王掳掠妇女，不淫不乱。如此高义，将来大事必成也。
(唱) 自古来创业者必行仁政，
有几个大英雄迷滥不明？
我父王三尺剑惜爱百姓，
看将来取钱塘大功必成。

(倭将上。)

倭将 (白) 禀公主：大事不好了！
徐摩云 (白) 何事？
倭将 (白) 小将巡查海口，忽见大船一只，上有百十余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乘风鼓浪而来，小将拦挡不住，特来报知。
徐摩云 (白) 怎么男不像男，女不像女？
倭将 (白) 远远看见他等面貌，皆是清清秀秀，手中俱有刀枪弓箭，十分凶勇，前来抢我海口，请令定夺？
徐摩云 (白) 哎呀，大王不在岛中，必是官兵暗来破我巢穴，吩咐备船，迎敌去者！
倭将 (白) 姑娘有令，备船迎敌者！

(众船夫同上，众船夫、众女兵、四上手、周氏同上，同会阵、徐摩云、周氏同看，同背供。)

徐摩云 (白) 看船头之上一员小将，好富贵品貌！
周氏 (白) 哎呀，船上好个俊俏女子！
徐摩云 (白) 何处强徒，敢入我金鳌仙岛？
周氏 (白) 住了！我乃镇海大将军戚继光，带领了十万大兵，特来剿灭金鳌大王巢穴。你是谁家女子，挡我去路，通名受死！
徐摩云 (白) 听者！俺乃金鳌大王公主摩云是也。你既是镇海将军，就该知我的大名，怎么敢来送死！
周氏 (白) 我因久仰你是个女英雄，已向你父亲说明，因此前来收你作个爱妾。不料舟中相逢，三生有缘，快上我船，拜完花烛。

(徐摩云羞，点头暗想。)

周氏 (白) 不用害羞，这是婚姻大事，快过我船上来吧！
徐摩云 (白) 住了！你既是戚大将军慕名取求，我父亲乃江南敌国，岂肯擅许婚姻？此话明明是诈了。
周氏 (白) 好伶俐的丫头！既不过船，要你何用，看枪！
徐摩云 (白) 慢着！你既慕名而来，何必这样冒失？
周氏 (白) 啊，既不肯过船完成花烛，便是仇敌，看枪！

(徐摩云架住，想。)

徐摩云 (白) 咳，咱们俩拚了罢。

(水战。众船夫、众女兵、四上手、周氏同败下，徐摩云、众船夫、四水卒、四女卒、四水将、大纛旗、倭将同下。起风。众船夫、众女兵、四上手、周氏同上。)

周氏 (白) 且住，风波大起！
水手！

众船夫 (同白) 有。

周氏 (白) 好好把稳篷舵！

众船夫 (同白) 哎呀，夫人哪，篷舵皆不作用了？

周氏 (白) 不好了！

(众船夫、众女兵、四上手、周氏同被风刮下。徐摩云、众船夫、四水卒、四女卒、四水将、倭将同上。)

徐摩云 (白) 且住！正要擒住戚继光，忽然风狂浪大，将船吹散，被他逃走，可惜可惜！

倭将 (白) 戚继光逃走。请小姐回岛！

徐摩云 (白) 呀，我想戚继光人材武艺，十分出众，他既有心于我，乘船而来，我倒无情，杀他转去，戚郎戚郎，你定说我是个蠢物了。唉，想我生长金鳌岛，居住海中，父王虽然英勇，终非了局；倘若一朝势败，岂不鱼虾水底。不若趁此机会，改扮男子，去往宁波打探戚继光到底为人如何？倘有缘份，也好留个将来退步。也罢，就是这个主意。

众家将，与我卸甲改换男装者！

(徐摩云换青道袍、将巾、挂剑。)

徐摩云 (白) 众将听者！我今要往宁波打听一桩大事，尔等回船，小心把守金鳌岛，不可大意！半月之内我必回也。

四水卒、
四女卒、
四水将 (同白) 公主此去，须要小心！

徐摩云 (白) 不必嘱咐！我上小舟，你等驾大船回去罢！

四水卒、
四女卒、
四水将 (同白) 是。

徐摩云 (唱) 想古今奇女子谁守本份？
最巧是红拂女、梁氏夫人。
我今到宁波府明访暗问，

四水卒、
四女卒、
四水将 (同白) 公主早去早回！

(众船夫、四水卒、四女卒、四水将、倭将同下。徐摩云上小舟。)

徐摩云 (唱) 留退步依靠他戚大将军。

(船夫甲摇徐摩云同下。)

【第七场、

(春秀、冯莲芳同上。)

冯莲芳 (唱) 我细想从前事不觉自笑，
几时在绿窗下凤绣鸾描。
婚姻事未花烛我丢了顾慥，
到宁波住尼庵寂寞无聊。
(白) 春秀呀！

春秀 (白) 小姐。

冯莲芳 (白) 你看这宁波府的人，连个姑子都是可恶的。咱们是本县太爷差人送到此庵居住，又不是无来由的人，怎么这姑子愁眉不展，懒理会我们的样儿？

春秀 (白) 果然这姑子可恶。小姐问问她！

冯莲芳 (白) 好呀，叫她出来问问她，为什么不耐烦？

春秀 (白) 喂，当家师父请出来！小姐有话说。

通惠 (内白) 来了。

(通惠上。)

通惠 (念) 人生世事无非梦，岁月驰驱总是空。
 (白) 冯小姐有何话讲？
 冯莲芳 (白) 我倒没请教你法名叫什么呀？
 通惠 (白) 贫尼叫通惠。
 冯莲芳 (白) 哦，通了惠的大师父，莫怪大架子呢！
 通惠 (白) 哎呀呀，贫尼不敢拿什么大架子。
 冯莲芳 (白) 我来问你：我们也不是无来由的人，是戚大将军衙中公干，路上撞着本县海太爷，说戚大将军还未回衙门，因此差人送我们到你庵中暂住，自然也要把房租给你的呀。怎么你天天愁眉不展，难道说怕我们占了你这所破庙不成吗？
 通惠 (白) 哎呀呀小姐！贫尼有个缘故，并非弃嫌小姐。
 冯莲芳 (白) 请讲听听！
 通惠 (白) 我是半路出家，俗家有个女儿。女婿未曾完亲即出外贸易去了，几年杳无音信，所以将女儿带在庙中修行，倒也十分安稳。只因这大殿上有支铁枪、一幅盔甲，相传是国初李文忠的夫人留下镇庙的。
 冯莲芳 (白) 哦，如今这根大枪呢？
 通惠 (白) 前一月贫尼出外募化去了。小女在殿上烧香，那铁枪甲竟说起话来了：说是条乌龙转世，与我儿有姻缘之份，贫尼回庙，枪甲不见了。只见女儿胡言乱语，关着房门，不许人进去。
 冯莲芳 (白) 哎呀，这不是妖怪了？
 通惠 (白) 贫尼也是这样想，念经拜懺，请些法师来收伏，都被他打走。如今连白日里都是吵闹的。把她的住房糊个不透缝，有人去看问，尿屎乱打。贫尼有此心事，因此愁眉不展，哪敢藐视小姐！
 冯莲芳 (白) 这就难怪你了。你女儿的住房在哪里？
 通惠 (白) 就在殿后旁边小院落内。
 冯莲芳 (白) 你曾看见妖怪么？
 通惠 (白) 他常出现，青面红发，实在难看。如今我请了天台山一个有名的法师在那里画符超度。
 冯莲芳 (白) 我呢本不降妖，你说是铁枪盔甲作怪，这倒要去瞧瞧！恐怕收得住也未可知？
 春秀 (白) 哎呀小姐，这可不是玩的，可去不得！
 冯莲芳 (白) 咳，你晓得什吗？当初项羽降龙马，岳飞得龙枪，都是兵器作怪。今日这个东西闹事，恰巧我来投军，正少盔甲，或者是我手中之物也未可知？
 通惠大师，烦你带我去瞧瞧看！
 通惠 (白) 小姐之言倒也可听，只怕此去受了惊吓！太爷知道，贫尼吃罪不起。
 冯莲芳 (白) 不怕不怕，我的胆子还可以。快引我去看！
 通惠 (白) 如此小姐要小心些！
 冯莲芳 (白) 咳，忒唠叨了，走罢！
 通惠 (白) 是。
 冯莲芳 (唱) 若说是被妖魔我却不晓，
 他既是铁作怪我会捉妖。
 春秀 (白) 哎呀，不要瞧看！
 冯莲芳 (唱) 蠢丫头放大胆休要啰唆！
 莫不是送兵器鬼使神敲。

(冯莲芳、春秀、通惠同下。)

【第八场】

(王松鹤持剑、杯上。)

王松鹤 (唱) 自幼儿天台山修仙学道，
 收不了寻常怪事觉蹊跷。
 (白) 吾乃天台山道士王松鹤。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怎么今天咒语念破了口，妖怪总没动静？我且将这窗户劈破，遣他出来。
 哇天门开，劈破天门，妖怪出来！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勒！

(张青戴鬼脸拿棍棒上。罗玉拿棒锤上，张青、罗玉同按住王松鹤打。)

王松鹤 (白) 哎呀好厉害的妖怪! 救命啊! 救命啊! 打死了!
(通惠、春秀、冯莲芳同上。)

冯莲芳 (唱) 只听得喊叫声妖怪作闹!
(冯莲芳看。)

冯莲芳 (白) 哎呀!
(唱) 果然是凶恶像令人魂消。
(白) 春秀, 快把女的捉住!
呔, 好妖怪! 冯姑娘捉你来了。
(冯莲芳、张青同相打, 冯莲芳将张青按住, 骑住拳打。王松鹤哼。)

罗玉 (白) 住了! 你们好大胆, 敢打我的情人!
(春秀抱住罗玉。)

冯莲芳 (白) 好妖怪, 快快现出了原形来!
(冯莲芳打张青。)

张青 (白) 哎呀呀, 好打好打, 我不是妖怪, 饶了命罢!
冯莲芳 (白) 哎呀, 你、你、你、你不是妖怪, 是什么东西?
张青 (白) 我、我、我是个人。
冯莲芳 (白) 是个人哪?
张青 (白) 我真是个人。
冯莲芳 (白) 哎呀, 这又奇事了?
通惠 (白) 怎么他是个人哪!
王松鹤 (白) 哎呀呀, 好恶的妖怪。不是我一个人拿住的, 还是你们帮助捉住的么?
冯莲芳 (白) 不要嚷! 不要嚷! 让我瞧瞧看。
(冯莲芳取张青鬼脸。)

冯莲芳 (白) 果然是人。好忘八羔子, 怎么假扮妖精害人。
当家师呢?

通惠 (白) 小姐。
冯莲芳 (白) 拿把椅子来我坐下审问审问这个杂种。
通惠 (白) 是。
小姐请坐!

冯莲芳 (白) 春秀, 把他们都拖过来跪着!
春秀 (白) 呔, 那些杂种都扒过来跪着!
王松鹤 (白) 我是法官, 怎么也叫我跪下?
冯莲芳 (白) 什么法官, 先来跪着! 等我审完了妖精, 再来理你。
春秀 (白) 跪着罢!
王松鹤 (白) 好不说理呀!
冯莲芳 (白) 你这个丫头, 自然是通惠师的女儿了。你叫什么名字?
罗玉 (白) 我叫罗玉。
通惠 (白) 好丫头, 竟自这样做作呀!
冯莲芳 (白) 你不要多嘴!
通惠 (白) 是。
冯莲芳 (白) 你这个东西, 叫什么呢? 怎么装妖作怪的来害人? 从实的说来我听。若有一字差错, 将你骨头打碎!

(冯莲芳打张青。)

张青 (白) 别打别打!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冯莲芳 (白) 快说!
张青 (白) 小人名叫张青, 本地人氏, 也是乡宦之后。前月偶尔来这庙中烧香, 因见这道姑罗玉, 两下调情。
冯莲芳 (白) 放屁! 什么叫调情?
张青 (白) 调情就是两人闹上了。
冯莲芳 (白) 呸!
(冯莲芳打张青。)

冯莲芳 (白) 好生说!
张青 (白) 莫打, 莫打! 我好生说。

冯莲芳 (白) 讲!

张青 (白) 我两人愿做夫妻, 恐怕老姑子回来不依, 没有主意了, 看见大殿上有盔甲铁枪供着, 相传是国初李文忠的夫人留下镇庙的, 有些灵气逼人。我们就想出这个主意来了, 把铁甲藏了, 就说成精作怪, 我又买个鬼脸戴着吓唬人, 天天关着门同她两个人厮混。不想撞着你老人家, 破了小人的戏法, 这是小人亲口实话。

王松鹤 (白) 好忘八羔子, 我说我法怎么不灵呢! 你是假装闹鬼, 还来打我? 打你这忘八羔子。

冯莲芳 (白) 呸! 你自己捉妖无能, 你还闹什么呢? 滚你妈的蛋罢!

王松鹤 (白) 多谢慈悲好法官, 都像我得了。

(王松鹤下。)

冯莲芳 (白) 啊, 混账杂种, 藏在哪儿?

张青 (白) 都在房中床顶上。

冯莲芳 (白) 春秀, 你押着这杂种, 去将枪甲取来!

春秀 (白) 起来, 拿枪甲去罢!

张青 (白) 请姑娘同我进房!

冯莲芳 (白) 放屁, 快滚罢!

(张青、春秀同下。)

冯莲芳 (白) 当家师, 这都是你的不是!

通惠 (白) 小姐, 怎么说我的不是?

冯莲芳 (白) 罗玉, 你且站起来!

通惠 (白) 听我说与你们听。

通惠、
罗玉 (同白) 是。

冯莲芳 (白) 你想呀, 你一个带发的女儿, 不该叫她随你一同修行, 自然招是惹非。依我之见, 你可将错就错, 打鬼就鬼, 把这个丫头嫁与那个杂种, 免得出丑淘气。你看如何?

通惠 (白) 唉, 小姐之言, 敢不遵命。只是先有女婿, 虽未完成花烛, 将来回家, 岂肯干休?

冯莲芳 (白) 好糊涂, 你女婿回家, 他还肯要这宝货不成吗? 他若是做官回来, 有我担待。

通惠 (白) 只是便宜了那个坏种。

冯莲芳 (白) 也是他们的缘份, 独独的碰见了我。

罗玉 (白) 多谢小姐大媒!

冯莲芳 (白) 呸, 不要脸的东西!

(春秀、张青同上。)

春秀 (白) 小姐, 盔甲枪在此。

冯莲芳 (白) 拿我瞧瞧。

好一副盔甲, 好一杆银枪, 正合我手。
春秀替我收好!

春秀 (白) 是。

冯莲芳 (白) 张青, 我看你虽然不成器, 倒是诡计多端, 后来必有点用处。我已替你与当家大师说了, 把她女儿嫁与你, 免得你再作怪。你两人当着我一拜天地, 磕个头算数罢。

张青 (白) 多谢小姐大恩!

(唱) 谢小姐大恩德阴功不小,
谢岳母大慈悲地厚天高。

罗玉 (白) 我也磕头同拜。

冯莲芳 (白) 蠢丫头!

(唱) 这是你三生有缘遇我合巧,
弄虚头倒免了水涌蓝桥。

(班头甲、张月娇同上。)

张月娇 (唱) 在县堂脱火坑水冰壶冷,
入尼庵去见那女中英雄。

班头甲 (白) 呀, 庙门怎么开着! 通惠师父不见?

通惠 (白) 啊，通惠师父在哪里呀！
班头甲 (白) 哪个喊我？
通惠 (白) 通惠师，本县太爷差我送张小姐来此居住。要见冯小姐说话。
班头甲 (白) 跟我来！
冯小姐在这里。
班头甲 (白) 张小姐这里来！
啊，冯小姐在上，小人奉本县太爷之命，送张小姐在此庵居住。她是昔年张经总督之女，怕人陷害，求冯小姐照应！交代已毕，小人去了。
冯莲芳 (白) 呔，你回来！
班头甲 (白) 小姐有何话讲？
冯莲芳 (白) 你为何这样忙得很，不说清楚就走？
班头甲 (白) 小人今天差使多。
冯莲芳 (白) 什么差使？
班头甲 (白) 又是钦差赵大人过境，又是戚大将军进衙门，所以赶快回去伺候差使。
冯莲芳 (白) 问你戚大将军几时到的？
班头甲 (白) 昨日到的。在今日午时进衙门，小人要办差使去了。
(班头甲下。)
冯莲芳 (白) 这狗头是个冒失鬼。
张月娇 (白) 冯小姐在上，薄命女张月娇叩谢救命之恩！
冯莲芳 (白) 哎呀呀，不消不消！你这一位聪明伶俐的女子，怎么落在窑子里去了？照实说来我听！
张月娇 (白) 小姐容禀！
(唱) 我的父名张经总督将校，
赵文华参一本菜市魂消。
拿家眷我逃窜入了圈套，
幸遇着贤小姐救出笼牢。
冯莲芳 (唱) 闻此言不由我三尸暴跳！
赵文华只配得万剐千刀。
(白) 我的好妹妹，不瞒你说，我的父亲在雁门关做参将，忠心报国，舍身征战，也是被赵文华那忘八羔子同总兵仇鸾参了一本，革职拿问，气死路中。听你这样说起来呀，咱两个人同病相怜。可惜会不见赵文华那个杂种，若是见着赵文华打他一顿，也消消我的仇气。
张月娇 (白) 赵文华现在是钦差奉旨祭海，已到宁波城外。本县海太爷因恐我被他得知，暗来陷害，故送此庵居住。求冯小姐照应！
冯莲芳 (白) 哦，赵文华如今来到此地了？
张月娇 (白) 正是。
冯莲芳 (白) 哈哈，好忘八羔子。
(张青惊。)
冯莲芳 (唱) 一定是赵文华时衰运倒，
他到此我也来事碰蹊跷。
叫春秀快随我出城去找！
春秀、
罗玉 (同白) 哪里去？
冯莲芳 (唱) 去找那赵文华打个开交。
(白) 我去找那赵文华忘八羔子。
张月娇 (白) 哎呀冯小姐呀！
(唱) 我临行海清官再三言道，
切莫要动粗鲁恐惹律条。
(白) 哎呀，冯小姐呀！我临行海太爷再三嘱咐，千万不可刺杀赵文华，有碍国法。
冯莲芳 (白) 既是海太爷说明，我就依他不去闹事。只是我心中怒气难消！
张月娇 (白) 海太爷也曾说过他的意思，是要小姐想个法子摆布与他。
冯莲芳 (白) 哦，叫我想个法子摆布他？
(冯莲芳想。)

冯莲芳 (白) 也罢，你且安心住在庙中。我今去见了戚大将军，有什么主意回来再讲。

张月娇 (白) 如此遵命。

张青、
罗玉 (同白) 冯小姐要去见戚大将军，我们夫妻二人情愿鞍前马后，伏侍小姐。

冯莲芳 (白) 哦，你夫妻要跟着去伏侍我吗？

张青、
罗玉 (同白) 望小姐收用！

冯莲芳 (白) 不要辜负你两人好心。
春秀你过来！

春秀 (白) 小姐有何吩咐？

冯莲芳 (白) 你看张小姐生得眉清目秀，可怜，可怜，我心中实在心疼她，我走了你给她做伴，在此居住。倘有谁来窥探，你只管把我交给你的武艺都拿出来打。

春秀 (白) 我若打出事来呢？

冯莲芳 (白) 打出事来有我担待。

春秀 (白) 我知道了。

冯莲芳 (白) 通惠，好生伏侍张小姐！

通惠 (白) 请您放心！

冯莲芳 (白) 张青，罗玉！
(张青、罗玉同应。)

冯莲芳 (白) 把我的盔甲铁枪取好，带路戚将军衙门去者！
(唱) 虽不比花木兰从征行孝，
要做那女英雄诰封锦袍。
张小姐在庵中好生自保！

通惠、
张月娇 (同白) 见了大将军早早回来！

冯莲芳 (白) 二位呀！
(唱) 此一去见大人再作计较。
(冯莲芳、张青、罗玉同下。)

张月娇 (唱) 冯小姐这举动世间稀少！
真果是大侠女剑气云霄。
可怜我空志气如何是好？
(白) 苍天哪、苍天哪！
(唱) 叹此身风前絮怎生下梢。
(白) 喂呀！

通惠 (白) 随我来！
(通惠、张月娇同下。)

【第九场】

(二人役同上，赵文华、许四同枷上。)

赵文华 (唱) 自幼儿读诗书何等名望，
才晓得抗枷苦悔怅悲伤。

许四 (白) 哎！
(唱) 你要做大老官色心狂妄，
连累我许老四颈上长疮。

二人役 (同白) 不要走了！来在十字街头，请你二位坐坐，示众，示众！

赵文华 (白) 差人老爷，可以到僻静地方坐坐！恐人看见，观之不雅！

二人役 (同白) 既知抗枷观之不雅，早就不该作嫖客！如今又何苦来之乎也者，闹这样酸劲。
快坐罢！孙子。

赵文华 (白) 是是。

许四 (白) 好好蹬着罢，别连累我挨骂了！

赵文华 (白) 是了是了！哎呀呀大哥，我要撒尿，请你同我走走！

许四 (白) 你四爷懒得动。你就坐在这儿撒罢！

赵文华 (白) 哎，好不好，怪臊的，求大哥方便方便！

许四 (白) 唠叨唠叨，走！

(许四急走。)

赵文华 (白) 哎呀呀，慢些慢些！

许四 (白) 怎么又叫我慢些呀？你真是大老官脾气。

(赵文华尿。)

赵文华 (白) 尿完了走罢！

许四 (白) 好臊好臊。

二人役 (同白) 你们乖乖的坐下罢，不要闹尿了！

赵文华 (白) 是是是。

许四 (白) 哎呀我肚子疼，要拉屎了。

(许四走。)

赵文华 (白) 哎哟哟，你怎么这样的冒失！不怕拉掉了我的脑袋呀！

许四 (白) 哎呀人有三急，我的肚子疼要拉屎，你闹什么酸劲？

赵文华 (白) 好臭好臭，熏煞人了！

许四 (白) 你这样爱干净，就该在家里享福，为何同我来抗双枷闹酸劲哪？

赵文华 (白) 好臭嘴呀！我想起来了，咱两个原来是一家人，因此同住在此。以后你我和气点才是啊。

许四 (白) 啊，我姓许，你姓褚，怎么原是一家人呢？

赵文华 (白) 你姓许呀？

许四 (白) 是啊。

赵文华 (白) 我这封条上写的姓褚。

许四 (白) 是啊。

赵文华 (白) 还是一个人。

许四 (白) 怎么是一个人呢？

赵文华 (白) 三国之中曹操的大将许褚，扶助奸臣，所以不戴枷，因此罚在明朝咱两人抗枷。

二人役 (同白) 啐，这个杂种，抗着枷还说趣话啦，安顿些罢！

杨珍 (内白) 走哇！

(杨珍上。)

杨珍 (唱) 托双枷沿街上笑话嘈嚷，
他岂知是钦差改扮行装。

(白) 好了好了，在这里了，啊老……

赵文华 (白) 哎呀呀老大哥，你、你、你、你不要胡乱说话呀！

杨珍 (白) 是是是，啊老大哥，你怎么被海瑞枷起来了？

二人役 (同白) 呸，你是什么人？叫我家老太爷的名讳？

赵文华 (白) 哎呀差人老爹，我姓褚名德，钱塘人，贩卖珠宝。他是我的亲戚来看我的。

二人役 (同白) 你的亲戚，就该叫太爷的名讳？

杨珍 (白) 二位不要生气，这是我随口之错，这有纹银五十两以为茶敬。望乞照应舍亲！

二人役 (同白) 岂敢岂敢！令亲嫖妓时运不好，偏偏碰见这位太爷。若是前任的县官，我们早已私地把枷开了，找个清净所在，请他二人住下。满三日再戴上揭走开释。如今实在不敢，所以令亲吃了亏了。

杨珍 (白) 实不相瞒，舍亲乃是鄢懋卿大人的表兄，如今同鄢大人说明了。

(赵文华惊。)

赵文华 (白) 哎呀呀你好冒失啊，怎么对他说了哇？

杨珍 (白) 老大哥只管放心！他听见也着急得很，亲自到县衙见海太爷求放去了！

(杨珍附耳。)

杨珍 (白) 只管放心，少刻必就传出开枷了。

许四 (白) 哎呀褚相公，你真是我嫡嫡亲亲的活祖宗了。

赵文华 (白) 呸呸呸！怎么我就是你的活祖宗呢？

许四 (白) 县太爷贴封条枷号一月，如今你老人家有人说情开枷，岂不是连我也开释了，这不算我忘八的活祖宗吗？难道算忘八的儿子吗？

赵文华 (白) 胡说胡说！

(二皂吏同上。)

二皂吏 (同念) 不但情不准，而且加封条。
(同白) 啊，二位伙伴！

二人役 (同白) 二位。
二皂吏 (同白) 太爷又发下封条一张，快快重新贴上！
二人役 (同白) 枷号两月释放。啊二位！怎么又添上一月了呀？
赵文华、
许四 (同白) 啊，怎么又添上了一月呀？
二皂吏 (同白) 只因鄢懋卿大人前去求情，太爷大怒，说道酗酒宿娼，本无大罪，枷号一月开释也就完了。既是鄢大人的表兄，鄢大人现有不善劝导亲族之过，反来说情，便有不是，因此添加一月，命我二人前来贴换，差使要紧，二位快贴上罢！

赵文华、
许四、
杨珍 (同白) 害煞人了。
二人役 (同白) 原来是为烦人求情添加一月。
(二人役同贴。)

二人役 (同白) 贴好了，二位看！
二皂吏 (同白) 二位好好看守！我二人回禀太师爷去了。
(二皂吏同下，许四急跳。)

许四 (白) 操你祖宗的，我本当枷号一月。被你求情，添我多枷一月。好坏种啊！
(唱) 我本是枷一月就要开放，
害得我一添封雪上加霜。

赵文华 (白) 哎呀，忘八大哥呀！
(唱) 这也是我二人年灾月障，

许四 (白) 哎呀，老子实在受不了。
(徐摩云上。)

徐摩云 (唱) 认不得宁波路两足踉忙。
(许四跳跃。)

赵文华 (白) 不要跳！不要跳！
(许四的枷碰徐摩云。)

徐摩云 (白) 哇！胆大的枷犯，为何用枷碰人？
许四 (白) 操你的祖宗！不管是谁，我全不论。
徐摩云 (白) 哇！
(二人役同劝。)

徐摩云 (唱) 听此言不由我怒发千丈！
戴着枷乱碰人言语猖狂。
打你个无知识何须辩讲，
(徐摩云打许四，二人役同劝徐摩云，徐摩云打许四、赵文华倒。张青、罗玉、冯莲芳同上。)

张青 (白) 呔，让路哇！
赵文华、
许四 (同白) 哎呀，打死人了！
冯莲芳 (白) 啊！
(唱) 大街上打枷犯为的哪桩？
(白) 那人且住手！他是枷犯，你为何如此的打骂？
(徐摩云看冯莲芳。)

二人役 (同白) 冯小姐来了，好了好了。
许四、
赵文华 (同白) 打坏了，打坏了！
(许四、赵文华同起，同蹲。)

徐摩云 (白) 我打枷犯，于你这丫头什么相干？敢来问我？
冯莲芳 (白) 道不平，旁人铲。他们既枷了数月，与你纵有仇恨，也可消释。怎么反如此的殴打？难道说我还劝你不得吗？
徐摩云 (白) 你且住了！他枷了枷就该守法度才是，在街上乱跳乱碰将我脸上碰伤，难道不该打他不成？你既来出头，莫非你是枷犯的妻子吗？

赵文华 (白) 不敢当。

许四 (白) 忘八没有那个福气。

冯莲芳 (白) 呸呸呸，可不得了！翻了天了！竟敢骂起我来了，真是讨打！

(唱) 何方来冒失鬼全不打量，
当大街敢得罪我烈女阎王。

徐摩云 (白) 俺也不怕你人多。

冯莲芳 (白) 罗玉，你们站开些！要人帮助，不算手段。

张青、
罗玉 (同白) 晓得了。

冯莲芳 (唱) 打你个嘴头臭无知狂妄，

徐摩云 (唱) 显武艺你好比卖水长江。

(徐摩云、冯莲芳同相打扭下。)

二人役、
许四、
赵文华 (同白) 哎呀呀，好打，好打！

(戚勇上。)

戚勇 (唱) 奉父命去四镇催兵调将，
入宁波大街上马难松缰。

(白) 俺戚勇。奉父之命催调四镇兵将回来，那旁男女凶打起来，
呔！为何厮打？说与我知！

二人役 (同白) 原来是戚少爷，打仗的男子却不认识，女的乃是淳安县的冯小姐。

戚勇 (白) 冯小姐为何与那汉子厮打起来？

二人役 (同白) 只为枷犯误碰着那一男子，那一男子动手厮骂枷犯。冯小姐路过此地，路见不平，因此两人打起来了。不叫旁人帮助，故而小人们不敢拢去。

戚勇 (白) 既是冯小姐，也不该任性，未免太莽撞也。

(唱) 冯小姐也不该如此无状，
竟忘却女儿气大街猖狂。

(戚勇下。冯莲芳、徐摩云同扭上。)

二人役、
许四、
赵文华 (同白) 他们打得好凶啊，那边戚少爷解劝来也。

(戚勇上。)

戚勇 (白) 且慢动手！

冯莲芳 (白) 住了，俺不用帮助，谁敢拢来？

徐摩云 (白) 哇，有本领者只管来帮助，俺总不怕。

戚勇 (白) 住了，俺是来解劝的，并非帮打。

(冯莲芳、徐摩云同住手。)

冯莲芳、
徐摩云 (同白) 便宜你一时。

戚勇 (白) 冯小姐，小弟戚勇在此。

冯莲芳 (白) 你不是戚世兄么？

戚勇 (白) 正是。

冯莲芳 (白) 你怎么知道我在此打架，前来帮助？

戚勇 (白) 非也，小弟奉命四路调兵而回，路过此处，见世姐与那人争斗，故而下马劝解。
请问世姐因何到此？

(徐摩云冷看。)

徐摩云 (白) 你就是亲戚六眷全来帮打，也不怕你。

戚勇 (白) 你且别做声！
请问世姐因何到此？

冯莲芳 (白) 我是特来投戚年伯帮助打仗杀贼，路上遇着海父台，谁知戚年伯还未进衙，叫
我在水月庵居住。今闻戚年伯进了衙门，特来禀见。不料遇见这个狂徒孽种，
横行打闹。

徐摩云 (白) 你这个混蛋，不要骂人！

戚勇 (白) 哎，不要骂人了！世姐既是来投家父，就请一同进衙，何必在此耽搁！

冯莲芳 (白) 世兄说得有理，只是便宜那人。

戚勇 (白) 差役们，你等也不要生事，放那人走去罢！

二人役 (同白) 小人们遵命。

戚勇 (白) 你这人也不必多事了，快走去罢！

啊，世姐请来上马！

冯莲芳 (白) 我不骑马，步行前去罢。

戚勇 (白) 如此小弟奉陪，请啊！

冯莲芳 (白) 世兄啊！

(唱) 休笑我大街上拳脚争嚷，
抱不平自幼儿习惯在爹娘。
此一番探年伯休提以往，
见家父决不敢言语荒唐。

戚勇 (唱) (戚勇、冯莲芳同笑，戚勇、冯莲芳、张青、罗玉同下。)

徐摩云 (白) 喂呵呀！

(唱) 好一个女英雄同我一样，
不由人心爱慕失了主张。

人役甲 (白) 你这野人，敢与管家小姐厮打！本当带你进衙，既是戚公子叫放你，你还不快走！怎么还在那里胡说乱道！

伙计！咱押着枷犯到城隍庙中歇息歇息！

啊，褚相公走罢！

杨珍 (白) 啊，忘八大哥，慢慢的走罢！

赵文华、
许四 (同白) 糟糕，糟糕哇！

赵文华 (唱) 枷着枷又遇着飞灾下降，

许四 (唱) 城隍庙我和你慢慢的扛丧。

(许四、赵文华、杨珍、二人役同下。)

徐摩云 (白) 啊！

(唱) 我本是为婚姻特来查访，
平白地与枷犯大闹一场。

(白) 哎我徐摩云好差也。我原为访戚继光而来，平白又与枷犯闹起事来。方才那女子言道，她是投奔戚继光帮助擒贼立功而来，她在水月庵居住。那个后生公子又是与她世姐相称，不知何故，令人不解？有了，我不免也访到水月庵中去借住，一来打听女子来历，二则访戚继光郎君便了。

(唱) 访戚郎访出了平地风浪，
水月庵去借宿观看行藏。

(徐摩云下。)

【第十场】

(四青袍、二壮役、海瑞同上。)

海瑞 (唱) 大将军要斩子并非是谎，
不由人心酸痛为国忠良。

(白) 可笑鄢懋卿真不懂事！昨日我枷了一个闹娼的珠宝客人，不知他图了人家多少银钱，前来说情，是我又添枷一月。哈哈，他不讲情倒也罢了，他来讲情，罪上加罪。破其舞弊，看他有何脸面。

(皂吏上。)

皂吏 (白) 禀老爷：褚德、许四枷封过，百姓都说老爷铁面无私。

海瑞 (白) 这也是一桩小事。昨日戚大将军因各镇催兵不到，向我言说，要斩他子戚勇，是我再三劝解，他只是大怒不从。我闻听戚大将军的少爷催兵而回，若是进衙必被乃父所斩。忠良无后，岂不可惜？细想这个人情只有鄢懋卿可以讲的下来，因此我急急前去求他前来说情。倘若戚大将军不斩戚勇，我就将他表兄放枷，就是这个主意。

人役！

二壮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催马！

(唱) 我命中莫非是不能安享，
到一处有一处事务奔忙。
为忠良却反要言求奸党，

二壮役 (同白) 禀老爷：到了鄢大人行台了。

(海瑞下马，二壮役同接马。)

海瑞 (唱) 细思想只觉得满面无光。

(白) 门上哪位在？

(鄢贵上。)

鄢贵 (念) 欲知世事须尝胆，要识人情且看花。

(白) 是哪个？

海瑞 (白) 下官我来了。

鄢贵 (白) 哎呀呀，海、海、海、海太爷，又有何事？

海瑞 (白) 下官有一要紧的事，特来求见大人。

鄢贵 (白) 是是是，请太爷略候一候！

海瑞 (白) 烦你通报。

鄢贵 (白) 当效劳，当效劳。
老爷有请！

(鄢懋卿上。)

鄢懋卿 (白) 唉！

(念) 不料失妻易，始信为官难。

(白) 唉，赵文华呀，你是怎么得了哇？

鄢贵 (白) 鄞县知县海瑞拜见？

(鄢懋卿惊。)

鄢懋卿 (白) 啊，他又有什么事情前来见我？

鄢贵 (白) 他说有要紧事，特来求见大人。

鄢懋卿 (白) 你可曾看他脸上颜色如何？

鄢贵 (白) 他脸上有和气的颜色、

(鄢懋卿想。)

鄢懋卿 (白) 没有怒色？

鄢贵 (白) 没有怒色。

鄢懋卿 (白) 说我有请！

鄢贵 (白) 是。
家爷有请海太爷！

海瑞 (白) 有劳了。
大人在上，卑职参见！

鄢懋卿 (白) 哎呀呀，海大老爷赏脸光临也就够了，怎敢当得参拜！请坐请坐！

海瑞 (白) 告坐。

鄢懋卿 (白) 啊，海老先生，你此来又有何事来照顾我呀？

海瑞 (白) 卑职此来，只为戚大将军要斩他子戚勇，因此下官特来邀求大人前去说情，解救那戚勇公子！

鄢懋卿 (白) 啊，戚大将军为什么要杀他儿子啊？

海瑞 (白) 只因调兵迟误。

鄢懋卿 (白) 哎呀，常言道：虎毒不吃子，他既要杀，倒也难管。

海瑞 (白) 卑职因见戚大将军是位忠臣。他今年过半百，只此一子，下官见之不忍，岂可坐视不理呀。

鄢懋卿 (白) 你既爱他是个忠臣，就该自己快去说情，何必要我同你前去呢？

海瑞 (白) 卑职自量官卑职小，况且为人平常，不及大人您忠正清廉，春风古道，乃大将军素所敬重也。

(唱) 为人在天地间必须自量，
我海瑞怎比得大人行藏。

因此上求山斗去把情讲！
并非是有所私别的心肠。

鄢懋卿 (白) 海太爷，你既这样说，怎么我求你的事倒求出乱子来了？
海瑞 (白) 只要大人保得戚少爷无事，卑职立刻开释褚德之枷。
鄢懋卿 (白) 真是如此，我就去走走，哎呀，只怕我救了戚勇，你不放褚德？
海瑞 (白) 卑职不敢。
鄢懋卿 (白) 鄢贵带马！
(四青袍、四龙套同上。)

鄢懋卿 (白) 海老爷，我服了你了。
海瑞 (白) 大人服下官何来？
鄢懋卿 (白) 服你是位能员。
海瑞 (白) 大人夸奖！
鄢懋卿 (白) 请！
(唱) 海刚峰你算得菩萨下降，
又厉害又慈悲玲珑心肠。

海瑞 (白) 大人哪！
(唱) 大凡在尘世上须留名望，
也不枉食君禄为臣一场。
请大人紧加鞭速速前往！

二壮役 (同白) 到了军署了！
(海瑞、鄢懋卿同下马。张青、罗玉、戚勇、冯莲芳同上。)

戚勇 (白) 啊！
(唱) 来者是海清官何事着忙？
(白) 海太爷，为何如此忙碌？
海瑞 (白) 哎呀，戚少爷回来了？
戚勇 (白) 正是。
冯莲芳 (白) 海父台！
海瑞 (白) 冯小姐来的凑巧，来来来，你二位快见过鄢大人！
戚勇 (白) 啊，鄢大人，晚生拜揖！
鄢懋卿 (白) 岂敢，岂敢！
海瑞 (白) 啊，戚公子，今日可曾见过令尊大人？
戚勇 (白) 小将奉命调兵才到，路遇冯世姐一同前来，尚未见过家父。
海瑞 (白) 哎呀公子啊，令尊大人因你调兵未齐，迟误军机大事，同我商议要斩你。
(戚勇、冯莲芳同吃惊。)

戚勇 (白) 啊！
海瑞 (白) 以正军法，做个准备。
戚勇 (白) 哎呀，如何是好？海世叔要搭救与我！
海瑞 (白) 我特请鄢大人前来与你讲情，或者令尊允准也未可知？
戚勇 (白) 如此有劳鄢大人了！
鄢懋卿 (白) 公子尽管放心！保在下官身下，定然无事。
戚勇 (白) 全仗大人之力也！
冯莲芳 (白) 戚年伯若真斩子，我就闹他个不了。
鄢懋卿 (白) 海先生，此位是谁家的姑娘？
海瑞 (白) 此位是冯如松将军之小姐，名叫冯莲芳。
鄢懋卿 (白) 好个大方的小姐！
冯莲芳 (白) 啊，对不起你吗？
海瑞 (白) 吓吓吓，小姐，不要多事！
(宗礼上。)

宗礼 (念) 旗指山岳动，令下鬼神惊。
(白) 呔，大将军有令，起鼓升堂！
(四文堂内同应。)

海瑞 (白) 啊，宗将军！
宗礼 (白) 海先生，鄢大人！

冯莲芳 (白) 宗年叔，还有侄女在此施礼了。
 宗礼 (白) 冯小姐也来了？
 戚勇 (白) 宗将军回来了？
 宗礼 (白) 哎呀公子啊，大将军差人打听你回来了，就为你来迟，误了军机大事，特此升堂。少时须要小心伺候。
 戚勇 (白) 还望将军周全！
 宗礼 (白) 我等无不跪求。
 (〔吹角〕。)
 宗礼 (白) 鼓角吹起，不便会客，大人请到官厅略坐！堂事完毕，下官再禀报请见。
 (宗礼下。)
 鄢懋卿 (白) 使得使得。
 海瑞 (白) 冯小姐一同略候。
 冯莲芳 (白) 晓得了。父台请！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发点〕，〔急急风〕。四文堂、四大铠、四刽子手、四上手、二中军、戚继光同上。)
 戚继光 (点绛唇) 统领三军，持心须正，宋襄仁，必失簪缨，读兵法智勇明。
 (戚继光归大坐。)
 戚继光 (念) 为将思孔明，用兵仿孙武。含泪斩马谡，忠名传千古。
 (白) 本帅戚继光。可恨戚勇调兵不到，迟误军机，适才中军报道，奴才转回辕门，为此升堂斩之，以整军法。
 来，传戚勇进见！
 (宗礼、戚勇同上。)
 宗礼 (白) 公子小心了！
 戚勇 (白) 知道。
 报戚勇告进！爹爹在上，孩儿缴令。
 戚继光 (白) 下跪戚勇？
 戚勇 (白) 正是孩儿。
 戚继光 (白) 咤！水贼四处劫掠，宁波望兵如渴，儿去催调各镇兵将，为何迟延日期？似你这无用蠢子，违误军法，要你何用？
 左右！
 四刽子手 (同白) 在。
 戚继光 (白) 绑了！
 (唱) 数十年在疆场身为大将，
 到今日养蠢子志量平常。
 调兵将误期限定斩不放！
 免得人道本帅领兵无方。
 戚勇 (白) 爹爹呀！
 (唱) 误军机应当斩儿不冤枉，
 这内中有一段委屈难当。
 (白) 爹爹呀！孩儿奉命四路调兵，各镇皆听指挥，立刻点将起来。惟有处州镇主将染病，推以未奉圣旨，爹爹又未有接印文书，不但不肯发兵，而且知会各镇，不可乱动，因此迟误。爹爹详情！
 戚继光 (白) 呀呀呸！
 宗礼 (白) 不好，非请鄢大人不可。
 (宗礼下。)
 鄢懋卿 (唱) 军情事有缓急各人酌量，
 难道说尔无口说话无方。
 既无才又无能何以为将？
 (白) 斩哪！
 (唱) 这是儿自取死速赴法场。

戚勇 (唱) 老爹爹行军令不敢违抗,
悲切切下庭阶思想萱堂。
哭老娘不由我悲声大放!

(白) 儿的娘啊!

(宗礼、海瑞、鄢懋卿、冯莲芳同上。)

宗礼、
海瑞、
鄢懋卿、
冯莲芳 (同唱) 大将军真斩子令人悲伤。

戚勇 (白) 哎呀，大人哪，我父不容分辩，定要取斩，还望列公搭救!

鄢懋卿、
海瑞 (同白) 公子放心！我等竭力相救。

戚勇 (白) 全仗列公了!

(唱) 我暂且赴法场好音盼望!

(四刀斧手押戚勇同下。)

鄢懋卿、
海瑞 (同唱) 见此情不由人意乱心慌。

海瑞 (白) 哎呀大人哪，此事不能迟缓，下官飞马赶到法场，保护公子，不准动刑。大人急速上堂相救!

冯莲芳 (白) 海父台，我呢?

海瑞 (白) 小姐能够求情，上堂求情，不能求情，速速去到法场保护戚公子。

冯莲芳 (白) 我也跟进说情罢。

海瑞 (白) 如此甚妙。下官飞马法场去也。

(唱) 辕门外上坐马速至法场，

(海瑞急下。)

鄢懋卿、
冯莲芳 (同白) 也罢!

(唱) 顾不得仪与礼奔上法堂。

宗礼 (白) 大人少等！末将禀明大将军，再来请见。

鄢懋卿 (白) 快快去禀!

宗礼 (白) 是。

戚继光 (白) 禀将军！鄢大人直闯辕门，前来拜会!

哇！你好不知时务，办理军情之时，何暇会客？
中军！吩咐掩门!

(戚继光下。)

二中军 (同白) 呔，掩门!

(四文堂、四大铠、四上手白两边分下。)

鄢懋卿 (白) 怎么掩门不见？哎呀冯小姐，你我闯了进去!

冯莲芳 (白) 说的是。走!

(二中军同拦。)

二中军 (同白) 大人，此乃法堂，法度森严，闯不得！待我回禀。

冯莲芳 (白) 放你妈的屁!

(冯莲芳拉开。)

冯莲芳 (白) 鄢大人快走!

(冯莲芳、鄢懋卿同下。)

二中军 (同白) 进不得，进不得!

(二中军同下。)

(完)